

成大醫學院角落裡的醫學之愛

■ 陳恆安／歷史系

不 曾從醫學院大樓東北角一樓的門進出，直到上學期某日微免所楊修昂教授告訴我，進了這道門正前方牆上有塊木牌上面寫著Paracelsus一句與醫學人文相關的話。楊教授的提醒引起了我的興趣，暗自猜想，當初是哪位醫界前輩，在何種機緣下於浩瀚的醫學史典籍中與這位精彩人物相遇，並選擇了這句話作為醫學院自我惕厲的箴言？我們漫步至這個較少路人經過的空間，望著牆上這方小木牌。溫暖的原木色以中英文寫著：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edicine is love

愛是醫學的真義 Philippus Paracelsus 1493-1541

醫學之愛就這麼冷冷清清掛在大樓東北角的一樓穿堂，我開玩笑說，到底有幾個人知道這裡掛著這麼一個牌子？下回我上醫學史的時候真該帶學生來這個現代醫學與文藝復興文會的現場。短暫停留，這件事也就這麼過去了。一直到最近承蒙成大醫訊編輯邀請，希望我能談談醫學史相關議題，正愁不知談些什麼，Paracelsus的名字突然閃過腦際，或許是醫學熱情的愛與穿堂冷清空間的真質拼貼讓我難忘，所以想說索性藉著這個機會與大家聊聊Paracelsus的醫學與熱情。

Paracelsus到底是誰呢？在著名的小說《科學怪人》裡，那位拼湊屍塊創造生命的科學家所崇拜的古代權威之一，就有這位Paracelsus。Paracelsus果然是位人物，歷史學者光在他的名字上就做了不少文章。他的全名很長，叫Phil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 Paracelsus von Hohenheim。據說Paracelsus 原來名字中並沒有Aureolus與



Paracelsus兩字。前者似乎是因為他擁有一頭金色頭髮，後者被認為是他毫不顯示的自負稱謂，即超越（para）羅馬名醫Celsus。不過即使沒放上超越這個字，光是Bombasti（自高自大）這個字也足以讓好事者加油添醋一番。Paracelsus出生在瑞士德語區的Einsiedeln，父親是醫師，後來在義大利北部的費拉拉（Ferrara）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周遊義大利、德國、瑞士與北非等地。1526年受聘為瑞士巴塞爾（Basel）的市鎮醫師（Stadtarzt）與巴塞爾大學教師。1528年因攻擊傳統醫學，例如，他不穿教授袍，而穿煉金術工匠服，並公開焚燒古典醫書，加上因個性與激烈言行引起眾怒，因此「逃」離巴塞爾。1541年於奧地利薩爾斯堡（Salzburg）辭世。

反叛權威的Paracelsus

Paracelsus 醫學著作的最大特色便是對古代與阿拉伯醫學權威的嚴厲批判。在一般的歷史著作中，他也是因為這樣反傳統的革命形象而受史家的重視。關於反傳統最著名的一段話，是他1527年在巴塞爾教書時開頭說明裡寫下的：

誰不知道當今大部分醫師所採取的治療方式對病人都是一種傷害，因為他們幾乎成為希波克拉底、蓋倫、阿維森納言語的奴隸……醫師須擁有的並不是頭銜、口才、語言能力，也不是無數書本的教誨，而是對自然物與自然秘密最透徹的理解。

另外他也曾脾氣地對其他內科醫師說：

我不必戴一頂銀子鍍甲或者圓盾來防備你們，因為你們沒有足夠的學問和經驗來駁倒我的話，哪怕一個字也不能……你們靠屈膝卑躬和阿諛奉承來保住你們的王國。你們認為這能持續多久呢？……讓我告訴你們吧：我脖子上的每根毫毛比你們和你們的抄寫員懂得還要多，我的靴扣比你們的蓋倫和阿維森納更有學問，我的觀類比你們所有的高等學府更有經驗。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段看起來像是小學生吵架的話，卻蘊含了反叛千年主流醫學權威的精神。不過，既然反對傳統醫者，那麼好的醫師究竟應該以什麼為基礎？Paracelsus認為新醫學的可靠性不應依賴舊有的醫書，而應憑藉經驗（*experientia*）、嘗試（*experimenta*）與理性（*ratio*）來發展。新醫學大業應該以四大學科作為支撐，分別是：哲學（*Philosophia*）、天文學（*Astronomia*）、煉金術（*Alchimia*）與道德（*Virtus*）。唯有受過這四大領域的薰陶



與學習，醫師才能成為真正受過教育(或具教養)的專業人才而對人類有益。以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這四門的並置顯得有些不搭調，但是對Paracelsus而言卻是環環相扣，究竟如何我們就慢慢往下說吧。

哲學

首先是哲學。對Paracelsus來說，哲學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哲學。Paracelsus的醫學哲學比較像是研究人類的自然學科(Natur-Kunde)，或者比較接近人類學或自然哲學，是對人類本質與特性的理解。哲學思維連結醫師的想法與醫學知識。這個說法很像今天大家認為大學生應該擁有的批判思考，以自己的想法與體驗與知識體系對話。另外，哲學也是對可見與不可見自然的全面掌握，兩者都是醫師應該要研究的對象。醫師從可見的部份著手，深入探究細節，即使自然擁有不可見的部份，也可以因為真實的經驗而逐漸熟悉某些現象的影響力與內在特性。這些說法很有趣，這讓我想到醫師究竟憑什麼判斷病人個案與統計值之間的關係，對我來說這應該不屬於「會多分」的知識問題，而接近哲學或藝術了。總之，沒有哲學的醫學對Paracelsus來說是無法想像的。

天文學

天文學在醫學裡的所強調的並不是一種星象學或星座算命那種宿命論或決定論。天文學中宇宙星體並不「決定」人體的特性，而是以象徵、隱喻、類比的方式，由大宇宙的星體或星座，體現出人體這個小宇宙的種種特性。對Paracelsus來說，宇宙在時間中不斷流變，因此並沒有一種超越時間之外的自然秩序。所以，當我們要瞭解宇宙時，不只需要研究自然(結構與秩序)，也必須將此自然置於時間(即歷史)的流動中理解，以便掌握動態的宇宙整體。簡單地說，推動人類活動的力量類似於推動宇宙活動的力量。所以，醫師若要理解身體的法則性，便需要瞭解自然的法則性。更進一步，因為自然的法則性必須考量與時間法則性的互動關係，因此醫師便有必要瞭解處理時間議題的天文學知識。如此才能辨認身體的功能、結構等現象，並瞭解健康與疾病機體的本質。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哲學中Paracelsus企圖掌握整體宇宙，而在天文學中，他更進一步探究宇宙的動態，也就是以大宇宙做為小宇宙的模型，並賦予這些秩序以時間結構。醫學天文學裡的象徵、隱喻與類比原本具有啓發功能。只不過這些關係在今天坊間流傳的星座算命說法中，卻變成了星座與身體之間相對應部位的因果關係。

煉金術

緊接在天文學之後的是被稱為「火之術」(Feuerkunst)的煉金術。煉金術經常成為影片、小說、動漫故事中的神秘元素。其實，煉金術的基本精神就是變化。變化是過程，而過程的發生是在時間流變中，因此煉金術士也是與時間與變化相關的知識。我們可以簡單說，在流變中，自然秩序透過物質轉變的過程展現出來。所以天文學裡所強調的是自然秩序受時間限制。因此，煉金術的目的便是在對抗這個限制。哈利波特第一集中「魔法石」(philosopher's stone)的力量，就是具有突破時間限制，使精神或物質純化，使之達到永恒完美的境地。物質純化這個部份，通常都被理解為現代化學的先驅，這樣說雖然也不是完全不對，因為畢竟蒸餾、鍛燒、昇華等技術都是煉金術士所發展出來的。但是光是這樣的理解反而會失去煉金術豐富的歷史文化意義，只會讓煉金術顯得既非理性又神秘不可解。

至於煉金術又如何與醫學產生關係，除了所謂以礦物為主的化學藥劑的製作之外，Paracelsus還有什麼說法嗎？Paracelsus也被稱為「化學中的路德」，因為他是當時第一位不以拉丁文而以母語寫醫學論文的人。他的「醫學化學」(Iatrochemi)反對傳統以血液、黏液、黑膽汁與黃膽汁解釋生理現象的體液學說系統，認為生理或病理現象是身體「化學」(即物質轉變)過程。所以他研究身體中物質的特性、組成與轉變、以及這些物質特性在疾病、健康、治療的角色。

Paracelsus的疾病學說與煉金術息息相關，他認為自然界中並不單獨存在對身體有用的物質。所以火之術的目的就在於將有用、無用甚至有害的物質區分開來，以便將世界帶向以「最終物質」(ultima materia)(也就是上述的魔法石)存在的狀態。人類就是因為同時吃進去有害的物質，所以身體不只會長，也會有疾病與死亡。根據Paracelsus的哲學，小宇宙與大宇宙所依歸的是同一種力量，所以身體裡也進行著火之術。在身體起作用的是「生命力」(Archeus, pl. Archie)，它同時具有物質與能量(Kraft)的特性。以消化作用這個體內的火之術為例，消化就是「生命力」在胃部將食物中具有營養與沒有營養和有害部分區分開來，並將廢物排出。當生命力消失或減弱時，身體裡堆積的食物就會出現如自然界中的腐爛現象，而這個就是所謂的疾病。過去，在體液學說的平衡觀念中，疾病只是一種狀態，也就是偏離舒適dis-ease狀態，而在Paracelsus醫學化學觀念中，開始有了「疾病自身」的觀念，也就是disease開始擁有自身的位置，例如上述的腐爛之處。



醫學倫理

最後，具有鮮明改革色彩的Paracelsus提出德性(Virtus)作為醫學大業的第四支柱。他批評傳統醫藥者的無知、無能、不誠實又愛錢。他認為：

醫師不應是偽裝者，也不應是騙子、劊子手或輕薄兒，他首要的應該是一個善良真誠的人。

善良真誠才能成為神聖精神的發揚者，並發揮上述三大知識支柱的力量。基本上Paracelsus深受當時基督教強調愛(Liebe)與仁慈(Barmherzigkeit)的影響，認為醫藥是心的事業(Heilen ist Sache des Herzens)，唯有「用心」才能成為好醫師。也正是對愛與仁慈的重視，才會發現為什麼對他來說上帝都會是每個學科與技藝最後的依歸。為了表達對當時醫藥現狀的不滿，他曾經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目的在指出這個理想與現狀的巨大落差。至於如何達到心目中的理想狀態，他自己寫過一個醫學誓詞，其中除了對當時學院醫學的批評之外，更強調了對上帝的愛、對醫師職業的愛、對醫療技藝(Kunst)的愛，以及對病人的愛。說到這裡，或許大家才會發現，原來用心去愛的醫學誓詞才是醫學院那塊小小木牌上那句話所希望傳達的精神。

記得也是與楊教授聊過，科學家或醫師如何能夠在實驗室與醫院中安身立命？我想或許就是這種充滿激情的愛吧。無論是對神、對人、對知識、對萬物，沒有激情的愛，心就不會有依歸，沒有依歸什麼都好，當然就不會有深入的相互對話與批判。或許，在被實驗室或醫院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應該來這清靜的地方看看這句話，重新感染文藝復興時期的醫學之愛！

